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六十三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卷六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以土內民籍之

同皆而非天子之祀主乎

之昧闕矣夫然則凡天下之天祚此邦入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上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
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天地以
及群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
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
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日
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
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爲神人主是以其初即位
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

之神祇帝舜受堯之禪以有天下受終文祖之
後遂類祭于上帝謂之類者意其所祭者非特
一帝也凡夫后土社稷與夫境內祀典所載者
皆聚合于上帝而併祭以告之焉始也受終于
文祖僅告于受命之祖一廟而已茲於祭帝之
次乃精意以享夫三昭三穆之宗焉既禋祀矣
於是望祀天下之山川徧索天下之群神蓋以
道里遼遠不能親詣望所在而遙祭之祀典衆
多恐有或遺按所有而徧及之也洪惟我
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

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蔡傳本朱子非苟同者而取之不以爲非曰神之大者上帝也其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群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曾若祖若禰者而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不合然帝王異世不相襲禮其制不必盡同也孔註謂文祖爲堯

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爲七廟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禋享于宗焉註家又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所尊祭故謂之宗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耶胡乃遺之也况寒暑即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既祭四時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攝告之際未水旱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堯廟如帝之初即舜典齊七政修群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

速也

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推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

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凡嗣君卽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群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橫宮光宗寧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登極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

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於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爲則蓋舜受堯禪以姓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旣以告于文

祖而徧祀群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
 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
 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群望分遣近
 臣徧祭於天下群神迨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
 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
 幾合於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望望而祭秩

牲帛祝號之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廟用特特牲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
 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祭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

王廟

一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
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
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
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
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於祖禰則躬行祭禮
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於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

以上營
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赤一
色

王命作冊逸

史佚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廟

中祿
降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編也來宣布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也開也敏戎汝也公功也用錫爾祉釐賜也爾圭瓚一也也尊也

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受命自召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禎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汝召公之事且

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
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
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
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
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
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北面史掌書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
由尊也

陳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所以
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

所以明父子之賢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閼為齊王

旦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閼之策曰嗚呼小子閼受茲

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后土也請罪有

以與爾有衆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人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懼不敢自寧受命於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

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

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賈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也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也設軍社者社在軍中非常而祭曰類將有事于四望者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也獻于社者征伐有功獻捷于社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澧曰禡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祔禴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齋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

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牐祭肉戎有受脰宜社神之肉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牐兵戎之祭則有受脰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尪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雩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吳澂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雩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

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
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
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
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
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
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
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
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刼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恭酌

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
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大雩之祭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三

太史公義補卷第六十四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皐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皐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